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创时期，
中国政治舞台上复辟倒退与反复辟倒退的血腥惨烈的历史画卷

袁世凯

张琳璋◎著



袁世凯

张琳璋◎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世凯 / 张琳璋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43-4714-2

I. ①袁…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3649号

袁世凯

作 者: 张琳璋

策划编辑: 庞俭克

责任编辑: 申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0.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714-2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 一 章	袁世凯蛰居洹上村 张季直访友彰德府	1
第 二 章	多情女蒙冤死鱼腹 惹是非煽风点邪火	14
第 三 章	庆寿辰洞房逢双喜 惊事变群小话举兵	28
第 四 章	天下大乱奸人智高一筹 各方调度隐者阴谋出山	43
第 五 章	摄政王内外交困 徐菊人彰德密谋	57
第 六 章	钦差大臣调兵遣将 攻陷汉口屠城三日	72
第 七 章	黑枪结果吴禄贞 大权终归袁世凯	86
第 八 章	秘密谋划闪电组阁 软硬两手安排内线	103
第 九 章	国恩深荷秘密卖主 扫清北方巧施连环	117

第 十 章	细雨拂尘孙文归来 民国肇基舍我其谁	134
第 十 一 章	当头棒喝袁世凯恼怒 孙文用兵汪精卫诋毁	152
第 十 二 章	袁世凯逼宫招招狠毒 孙逸仙通电泄露机关	169
第 十 三 章	借刀杀人良弼殒命 哭哭啼啼清帝退位	185
第 十 四 章	孙总统黯然谢任 袁总统风光走马	203
第 十 五 章	批八字命算真龙天子 揽大权挤垮第一内阁	220
第 十 六 章	真阴谋枪毙张振武 假革命迷惑孙逸仙	239
第 十 七 章	黄克强发展国民党 袁慰亭迎迓梁启超	259
第 十 八 章	国会竞选全线溃败 独夫民贼又起杀心	279
第 十 九 章	罪恶枪响宋教仁殒命 阴谋败露袁世凯耍赖	295
第 二 十 章	酒后真言志在独裁 巨金收买反咬黄兴	311
第二十一章	忽人忽鬼大耍两面 秘密借款阴谋出兵	326
第二十二章	步步紧逼逼人造反 二次革命惨遭败绩	342
第二十三章	扼杀民主天下袁氏一家言 武装胁迫三选当上大总统	358
第二十四章	袁主义以袁画圆分内外 废约法以法废法定特权	379

第二十五章	不堪愚弄熊内阁倒台 权集一身政事堂颁令	396
第二十六章	尊孔复古宣扬忠孝节义 两面嘴脸加快帝制步伐	412
第二十七章	阴谋公开激怒英雄将军 强奸民意大耍流氓手段	430
第二十八章	武装讨袁蔡锷誓师云南 南柯一梦国贼龙驭归西	451
后 记		475

第一章 袁世凯蛰居洹上村 张季直访友彰德府

这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初夏的一个早晨。

豫北彰德府火车站。

从汉口开过来的火车一声长笛之后，缓缓地停下来了。

一节豪华车厢门前，车门打开，先是有两个全副武装的乘警跳下车来，警惕地四下瞭望了一下站上的情景，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分列左右，向上仰望着什么人，同时伸出手臂来，做搀扶状。果然，他们的上方，很快出现了一位五十八九岁的老年男子。此人生得中等身材，方面大耳，面皮白皙，身穿一件亚麻长袖短衫，深蓝色苏纺裤子，着黑帮白底布鞋，手里一把折扇很自然地在胸前悠闲地摆动一下两下，做派风采显得十分儒雅。

他在两个乘警的搀扶下走下火车，后面几个跟班也相继下了车，人们站脚未稳，就从下车上车的人流里挤过几个人来，为首的一个，三十来岁，矮矮胖胖，黑黄面皮，走动起来浑圆的肩膀摇摇晃晃的，既显示了他的结实，又流露出一股霸气。这时，只见他快步奔过来，笑嘻嘻地，对着那人抱拳作揖，口里说道：“小侄给季直伯父请安。”说着话，早单膝跪地，把那头颅深深地埋下去。

那人定睛看去，大喜，道：“这不是记儿吗？好小子，几年工夫，你长成大人了！这是在你彰德，又是你叫我，倘是在路边邂逅，老夫我无论如何也是不敢相认的！”转身对身后几个跟班的说：“他就是我常跟你们说起的那位袁克定袁大公子，留学德国的，德文英文都是极佳的，你们还不快快过来见过。”

那几个年轻后生如何敢怠慢，忙抱拳施礼道：“小的们见过袁公子。”

袁克定向他们还了礼，转过脸来，对那位老者说：“家父接到伯父的电报，说今日要来寒舍，高兴得昨日一夜没有睡好觉，今晨天不亮就把侄儿唤醒了，催着上路，说，快快去接，快快去接。现车马都在站外边候着呢，请伯父登程吧。”

那老者叹口气说：“我与慰亭，有些年没有相见了呢，这次去京，说什么我也要在彰德下车，看看他！记儿贤侄，头前引路，咱们走！”

这位被袁克定恭恭敬敬口口声声呼叫伯父的老者，不是别个，乃是光绪朝的状况公张謇。

这张謇乃江苏南通人氏，字季直，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特科状元及第。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因不满于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无能误国，曾经上书光绪帝，弹劾权臣李鸿章，虽因慈禧老太婆的保护，没有扳倒那个卖国贼，可是他却因此博得了个净臣的美誉。当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主张，大搞新政，他是最积极支持的一个。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夺权，变法失败，囚光绪于瀛台，杀人抓人，恢复旧制，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遁逃日本，一时间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他见国事日非，自己又无能为力，便一气之下，辞去了翰林院修撰之职，去到南方，创办纱厂，经营公司，兴办学校，不几年，竟然大成规模，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与那袁世凯，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就已经相识了。那时，他在山东登州庆军统领吴长庆的幕中任文书，而此时袁世凯来投，吴长庆命他在自己手下帮办文案，后来又一起随庆军去了朝鲜，两人的交谊便愈发密切了。屈指算来，已经有三十年的情分了。朝鲜时候，袁克定只有三四岁，随父在军中，由大姨太太沈氏抚养，那时，因他额头有一块胎记，小名就叫记儿。这也便是张謇一见面，随口就如此称呼他的缘故。谁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块胎记，竟然慢慢地变淡了，这次见面，张謇悄悄留意了一下，发现已经痕迹全无，这确也算得是一件生理上的奇事。不过，坐在马车里的张謇只是心下暗自称奇，嘴巴上并没有问及，袁克定虽是晚辈，毕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且在朝廷上任着农工商部右丞之职，关于他小时候的话说多了，总是有欠礼貌，不甚合适。

一路上跟袁克定说着闲话，张謇张目观赏这豫北风光，果然是一派赏心悦目，别有风采，很是令人心醉。脚下，一马平川，田地肥沃，作物生长繁茂，官道两旁林木葱郁，不时有水塘三三两两点缀其间，野鸭水鸟，嬉戏玩耍；又有长河婉转，滔滔奔涌而过，河上渔舟帆影，或顺流而去，或静泊老柳之下，那如画景色，一点儿也不乏江南情味，甚至使人霎时间忘记自己置身北国。再放眼远处，梯田层层，沟壑可见，土岭高坡，如同波浪起伏，蜿蜒向远；一辆牛车，吱吱扭扭，从沟底走出，缓缓地爬上坡去，忽然又跌入谷底，眨眼不见；几只山羊，散漫在远处的山坡上，有的在悄无声息地吃草，有两只却跳起前脚，歪着脑袋，顶起角来，而牧羊人却不见，只见附近灌木丛杂，槐榆成林，松柏流翠。再往更远处极目，太行山脉，呈一道灰暗色调，起伏高低，绵延开去，不知其有几百几千里遥远，成一道大布景，最后完成了这一幅北国山乡图画佳作。

“记儿贤侄，眼前这一条大河，可是洹水？”张謇手指着从远处奔涌而来的一条流水，问道。

骑在高头大马上袁克定朗声应道：“正是。此水源出林县西北的林虑山中，至彰德境内的善应山，渐成气势，湍流涌出，泉脉浩大，由西蜿蜒向东，横贯彰德，注入卫水，恰从我家洹上村前经过。伯父大人，您看此水气象如何？是不是很美啊？”

“美啊，美啊！”张謇赞叹道，“山川秀美，纯然在乎一个水字，有水则有了灵气，无水便少了精神，这彰德地面，山明水秀，景色赛江南，得益者何，洹水也！记儿贤侄，看见眼前这神仙似的美景良园，老朽我不能不深赞令尊大人的好眼光，好算计，给自己安排了这么一个好退处！”

受到夸奖和赞美，袁克定得意非常，他策马在车前边打了个回旋，说：“这洹上景色还不能算是最好的呢，家父在豫北的汲县、辉县、浚县也都置有田土山林房地产业，那边的景色都不赖，最好的要数辉县。辉县有百泉、苏门胜景。百泉是卫水之源，泉流清澈，毛发可鉴，四季不减；苏门胜景，更是妙不可言，那座巍峨的苏门山，山高林密，清幽深邃，有很多古迹留存其间……”

张謇说：“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魏晋时候的孙登，竹林七贤的阮籍，还有宋人程颢、程颐、周敦颐似乎都在这里或隐居或讲学，好像乾隆皇帝也曾经来这里驻蹕过！”

“一点儿不差，伯父真是博古通今！”袁克定说，“苏门山上，有孙登长啸的啸台遗迹，上边篆刻着很多前人题咏，家父也有一副对联刻在上头呢！”

“是吗？你且吟来，叫老夫赏鉴赏鉴。”

袁克定拧起眉毛，略一沉思，想起来了，便放声吟道：“运际昌期应不容先生长啸，闻犹兴起却常留终古高台。”

张謇笑道：“确是一副好联！不过，从这一联诗里，我知令尊是不甘这山林寂寞的，他心在朝廷，这苏门山水岂能挽留住他那云鹏之心！”

说着话，一路走来，眨眼来到了一座林木掩映的庄园前边，洹上村到了。

张謇在几个随从的搀扶下，下了马车，以折扇遮住刺眼的阳光，驻足而观。只见这庄园四周被高有两丈的土墙团团围绕，土墙下边，是深不见底的壕堑深水。土墙的四个角上，有形状如紫禁城角楼模样的哨亭耸立，虽不及紫禁城角楼修筑得精致，却也是结实适用，枪眼炮眼，隐约可见。土墙上，哨亭里，不时有荷枪的兵士走动。这时，一队十几个人组成的全副武装的马队噤儿噤儿地从南边奔过来，到了跟前时，勒住缰绳，放缓了脚步，领队的长官向袁克定喊了一声“敬礼”，那十几个兵士便齐刷刷地行举手礼，从袁克定他们一行人面前缓缓过去。走出去十几丈远，才放开马蹄，噤儿噤儿地一路烟尘，去远了。

“这些是护庄的马队，他们正巡逻呢。”袁克定笑嘻嘻地解释说。

张謇微微点头，心下暗想：这个袁世凯，果然势力浩大，被朝廷贬斥下来，蛰居在此，还有如此势力，竟然有政府军队给予保护，其北洋一派，盘根错节，上下串通，内外勾连，难怪连摄政王都把杀他的心悄悄收敛起来，畏惧三分呢！

正自想着，忽然唢呐声声，震天响。张謇随声看去，早见护庄河吊桥之上，一股人流黑压压从庄门里涌出，迎将出来。为首的，正是他几年不见的袁世凯。

“季直哥哥，是你吗？可想死小弟了！”袁世凯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喊出话来，撼心震耳。他抱拳过头，大步流星，一路喊叫着，奔了过来。

张謇收起纸扇，抱拳为礼，也喜笑颜开，迎了上去，说：“慰亭贤弟，愚兄也是想念你呀！”

两人相见，执手对望，好不亲热。

那袁世凯牵住张謇的手，紧握不放，哽咽道：“弟不为摄政王载沣所容，几为其刀下之鬼，幸得庆亲王奕劻、张之洞大人说项，始得留下性命，苟延残喘，但无过遭贬，逐出朝廷，来到此间，做一田舍翁以苦挨岁月。幸得我兄记挂小弟，不以弟卑贱，委屈下顾，弟敢不谢兄之高义乎！”

张謇摇头说：“我弟何出此言耶！弟为何人？当世之英雄也！潜龙雾豹，偶不如意，这算什么？古来圣贤，有几人没有冷落寂寞境遇？然天时不负有心者，所谓‘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焉知明日朝廷有事，摄政王不亲自来请？到那个时候，龙蛇趁风雨，虎豹下山冈，经天纬地，叱咤风云，愚兄我已见之矣！”

一席话，只说得袁世凯身心舒畅，好不得意欢喜，仰面大笑。他身后的众人，也应声而乐，一时间笑语声喧，加之唢呐声又大起，桥上气氛，热烈到了极点。

袁世凯转身来，把身后跟随他来迎客的众人介绍给张謇。

其实，这些人里，大部分张謇是认得的。

特别是最前边的那三位，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进士出身的梁士诒，秀才出身的倪嗣冲，跟他更熟。他抱拳为礼，跟众人一一见过。

过了吊桥，进得庄来，眼前忽然一亮。但见街道宽阔，东西南北，四通八达；房舍俨然，亭台楼阁，井然有序；有小桥流水，有湖泊莲池，有茂林修竹，有山石流泉……大路两旁，距离住宅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菜园子、果园子、瓜园子、桑园子，还有跑马场、牲口圈……一路之上，不时有巡逻的骑兵步卒列队走过。

袁世凯一直紧紧地牵住张謇的手，领着他往堂奥深处行来，不时地指指点点，介绍着他的园林建筑。

“哥哥请看，这是小弟的‘五柳草堂’，仿效五柳先生陶渊明故事，是小弟读书吃酒的地方……这是纳凉厅，是小弟夏日午睡歇凉的地方……这是啸竹精舍，是小弟请戏子唱堂会或跟贱妾们打麻将斗牌九的地方……这是垂钓亭，是小弟跟清客们钓鱼取乐子的地方……这是红叶馆，这是澄淡榭，这是杏花村，这是天秀峰，这是椎风洞，这是散珠崖，这是鉴影池，这是卧波桥……这些景观建筑，总括起来占地有四十几亩。”

袁世凯一路说着，张謇边听边点头，早已经被他说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了。嘴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慰亭我弟，你这个田舍翁做得好啊，愚兄敢说，当年的西太后和她那个颐和园，也赶不上你这里来得清净快活！”

袁世凯呵呵而笑，并不反驳，也不谦让，只是把张謇那手牵得更牢，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大了。

眨眼间，来到一处特别大的园子门前，园门是一座修建精美的高高的大牌楼，两旁门柱上，大红漆底，绘有金龙彩凤，红花绿卉，彩蝶翠鸟，两行颜体楷书草就的对联分列两厢，格外醒目，曰：“君恩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张謇沉吟其前，品味再三，点头微笑。又仰面看去，只见那横牌正中，蓝色底子上两个娟秀的大字，道是：“养寿”。大惊道：“此，西太后之亲笔也！”袁世凯得意地笑道：“哥哥好眼力，这正是太后老佛爷所赐手书，是专为小弟这个园子写的，因此之故，这个花园就叫养寿园了。”

“好大的一座园子！”张謇惊叹道，“这里花红柳绿，秀木成林，小桥流水，山石嵯峨，真乃神仙隐匿之所。人生在世，有这般幽雅的地方颐养天年，还有什么可以奢求的呢！”

袁世凯呵呵而笑，面有得意之色，向前边伸了伸手，说：“请哥哥随小弟进园一观。”

跨过牌楼，绕过一处假山，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园内左右回廊环绕，花木叠翠，迎面一座高大轩敞的楼阁，雄踞虎卧，十分庄严。殿堂正中，一张横匾高悬其上，三个大字浓墨重彩，遒劲有力，道是：“养寿堂”。左右两厢门柱之上，又有一副楹联曰：“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婆让老夫”。张謇笑道：“这一联诗好，贴切有味，非集前人之句，敢不是贤弟亲自撰拟的吧？”袁世凯说：“大哥好眼力，此联正是小弟所拟，今日在圣人面前丢丑了。”张謇摇头说：“贤弟此言差矣，为兄我如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满脑子都是金钱利润，于那诗词文章，早已经生疏了。”袁世凯说：“哥哥休要过谦，你此番既来，小弟少不得要讨你几幅墨宝珍藏的。”

说着话，张謇在袁世凯导引下进了左跨院。这里是袁世凯办公会客的地方，张謇新来，自然跟家主人要有话说，众人陪伺到院门前边，纷纷客套了几句，抱

拳作揖，退去了。张謇跟着袁世凯往里边走，忽然听见东边一间房里传出嘀嘀嗒嗒接发电报的声音，又见有人手里拿着电稿出出进进，甚是忙碌的样子，心下暗自道：“好个袁世凯，他虽说罢官退隐，这家里还有电报房跟京师和各省各军联系，此人野心，不可谓小。”

那袁世凯携着张謇的手，进得房来，让座拜茶，亲热得跟什么似的，笑眯起眼睛，问：“哥哥此番进京，是应朝廷宣召呢，还是另有公干？”

张謇说：“愚兄受沪、津、粤、鄂诸省之实业家们的委派，为借助美国资本发展国内实业，拟组织赴美报聘团一事而入京陈说，希望得到朝廷支持。另，上月朝廷责任内阁已经成立，于立宪一项，究有何打算，愚兄身为江苏谘议局局长，亦不能不洞悉一二。目前国家已经糜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民变此起彼伏，国家无有安定的一天，新内阁倘若不拿出点儿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前途真是令人堪忧呢。愚兄此番转道彰德，就是想听一听慰亭对于国事的意见，也好带到京城，供摄政王、总理大臣们参考采纳。”

袁世凯听他如此说，心下明白了张謇此来的目的，原来是为他们买卖上的事情赴京活动的，屁股上并没有带着什么危险麻烦，不会给他惹起什么是非，便放了心。后来听他又说出国事意见的话，忙摆手摇头说：“小弟回乡，眨眼间快两年了，乐天安命，清心寡欲，这闲云野鹤的日子，倒也快活，外边的纷扰也懒得听它！于国家大事一项，既无人给弟传递消息，弟亦无心去打听它，实在说不上什么来。”

张謇听见这话，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微微冷笑，说：“人说袁世凯乃当世奸雄，我还与之争论，今日听你这般说话，果然一大奸雄无疑也！”

袁世凯一怔，问：“兄何出此言，难道弟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吗？”

张謇说：“诚实，慰亭贤弟诚实着呢！说什么‘乐天安命’‘清心寡欲’‘闲云野鹤’，有你这样的‘闲云野鹤’吗？身边文官武将集合着一大群，还有与外界联络的电报房，马队兵丁护卫左右，分明一个小朝廷，外边的纷扰你是很懒得听呢！”

听见这话，袁世凯一下子涨红了脸，支吾道：“哥哥误会……这些……其实……”

张謇说：“你也休要搪塞我，你也休要难为情，慰亭之心，愚兄如何不晓得？我知你不仅仅跟朝廷一些重臣以及各省大员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跟美、英、德、日诸国使臣也暗通着消息，至于你的嫡系北洋各军将领，更是依旧在你的控制之下，唯你的将令是从。你袁世凯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韬晦相，那是做给摄政王和反对派看的，你那内心深处，无日无时不谋划着东山再起，重掌大权。”

几句话，字字敲在袁世凯的麻骨上，直说得他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张謇接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你，谁叫摄政王载沣和那些反对你的人要把你往死路上逼呢！人有累卵之危，如何不求自保？难得的是，贤弟于自保的同时，还能时刻不忘重出江湖。这大概就是《礼记》上说的‘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道理吧？《左传》亦说：‘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贤弟虽然遭贬归乡，并未沉湎安逸，而是心系家国，志在忧时，愚兄此番不虚彰德之行矣。今日见贤弟身边集合着这么多当世俊彦，忙碌如常，大清不死，庶几有望，我心甚慰！”

袁世凯哈哈大笑，一个长揖到地，兴奋地说：“小弟知哥哥此来，必有教于我。”说罢，他起身快步走至门边，伸手把那两扇木门关得死死的，然后，转身回来，小学生一般，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落了座。他在张謇面前，摆出一副听候教训的样子，十分虔诚。

那张謇毕竟是个书生，哪里经得起袁世凯这样一番表演？看他那副认真恭敬的样子，早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把自己的一些政见汨汨滔滔，全从肚子里倒出来。

张謇说：“慰亭知道外间对朝廷新组建的这届内阁如何评价吗？”

袁世凯说：“不是说它是皇族内阁吗？”

张謇说：“正是。你看啊，奕劻为总理大臣的这届内阁，奕劻之外，那桐、徐世昌、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共有十三人，满族竟占九人，汉族仅有四人。而在满族中，皇族又占去了大部分，这是违背立宪原则的，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外间老百姓叫它是皇族内阁，实在是没有冤枉它！”

袁世凯说：“摄政王载沣从骨子里就不相信汉人，他那心里，朝廷立宪不过是个手段罢了，谁个真的想实行君主立宪来着？”

张謇说：“假立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家脚，这个道理连小孩子都看得清楚明白，摄政王如何视而不见呢？我们立宪党人召集各省谏议局开会，联合向朝廷上书，指出这个皇族内阁不合法，名为内阁，实为军机，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必须解散。要求朝廷另派大员出任内阁总理，另组责任内阁。但是，折子递上去了，泥牛入海，没有了消息，摄政王根本不予理睬！”

袁世凯说：“摄政王眼里，这个大清朝，乃是他爱新觉罗氏的私有财产，君上大权，议员岂可以过问？立宪可以，用它来化解一下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作为权宜之计，行之可也，倘真的夺起皇族的权力来，他如何肯答应？我料他是寸步不让的。光绪三十四年，清廷宣布九年召开国会的期限，公布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事宜，很明显，立宪一事，在他们心里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谁个想过动真格的来着？宣统二年，朝廷又严拒十六省议员代表要求年内召开国会的请求，说什

么筹备尚不完全，国民程度参差不齐，等等，明眼人谁不知道他那是借口，欺骗视听的？摄政王还扬言说，将来即或实行立宪，也要以资政院代替国会。这是什么话？稍有一点儿立宪知识的人都知道，资政院与国会，其性质根本不同，一为专制政体之议政机关，一为立宪政体之立法监督机关，如何可以混淆，如何可以替代？人民所以要求召开国会，就是要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你用资政院替代了国会，还立个什么宪？这些，摄政王并非不知晓，他是知晓得很，一言以蔽之，就是压根儿反对立宪，就是不愿意失去皇权，不愿意失去他爱新觉罗氏的私家财产啊！”

张謇说：“他不让，他不愿，他与世界潮流这样顶下去，逆潮流而动，大清朝之亡，指日可待矣。”

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说：“这正是小弟所忧虑的啊！国家一乱，必为乱党所乘，战火四起，人民涂炭，这个国家真的不能成其为国家了。到了那个地步，摄政王想闹真立宪，为时已晚。”

张謇听袁世凯如此说话，心下十分感动，便道：“慰亭贤弟既知立宪乃最明智的救国之路，就应该坚定地站在我们立宪党人的一边，跟我们一起努力，争取国家早日实行真立宪！”

这时，袁世凯的面色变得很难看，本来黑红的面皮一下子变成了酱紫色，他的面肌抖动了几下，显出十分痛苦为难的样子，眼里噙着泪花，哽咽道：“听哥哥如此说话，是怀疑小弟主张立宪之心了！须知，我袁世凯也是最早主张立宪救国的立宪派人士呀！只是，如今我是朝廷罢黜不用之人，摄政王派来监视的卧底就住在我家里，我纵然赞成立宪，有报效国家之心，又有什么用呢？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国难投呀！”说着，他推开临院的一扇窗户，张眼寻找了一下，然后指着远处假山旁边的一个中等个子的“瘦猴”说：“哥哥请看，此人名叫袁得亮，乃摄政王派来监视我袁某的坐探尔！”

张謇惊道：“如此，小可此来，摄政王必知之矣。”

袁世凯冷笑道：“哥哥勿怕，若没有手段对付他摄政王，我袁某人也不敢在家安这个电报房，更不敢养这么多门生故吏文官武将。所谓天高皇帝远，这洹上村，还是咱袁氏的天下！”

正说话间，忽然听见娇滴滴一声女子的妙音传来，道是：“大人快开开门，我们姊妹来拜望张先生了！”

袁世凯呵呵而笑，忙招手叫张謇来到窗前，往院里一指，说：“哥哥请看，谁来了？”

张謇走过来，往院里张望，见碎石小路上，花卉丛间，大姨太太沈氏和二姨太太吴氏、三姨太太金氏在丫鬟们的搀扶下，相跟随着，袅袅婷婷地飘了过来。

袁世凯打开门，笑问道：“你们如何来了？”

领头的沈氏亮起她那娇软的江苏口音，说：“听说张先生来家了，我们姊妹便相约着赶来请安。”

说着话，进得房来，三人便把那纤手放在腰胯上，屈了屈腿，齐整整地跟张謇道了个万福，只慌得张謇抱拳作揖，还礼不迭。

“这日子过得何等快呀，流水似的，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想起当年在朝鲜的时候，恍如昨日呢！”沈氏说。

张謇忙回答道：“如何不是？日月如梭，转眼我已经老了。只是各位太太，还是那般花容月貌，春色不减当年呢！”

一句话，把三个姨太太说得咯咯大笑，争相道：“俺们姊妹早都变成老太婆了，还花容月貌呢！不过，这话，我们家大人可是爱听呢！”

原来这大姨太太沈氏，乃是江苏崇明县人氏，早年沦落风尘，是个妓女出身。当年袁世凯初出道时，落难上海，于穷困潦倒之际，逛妓院取乐子，认识了她。谁知两人一见倾心，分外投缘，遂结百年之好。那沈氏拿出自己存攒了多少年的贴己银两，资助袁世凯做盘缠，去往山东登州投奔吴长庆的庆军。这袁世凯在男女情事上，却也是个有情有义的风流种子，当他有了一官半职，随着庆军到了朝鲜时，不忘沈氏旧情，便把她接往同住，并且让她做了大姨太太，长子袁克定便交由她抚养。

二姨太太吴氏，乃是三姨太太金氏的陪嫁丫鬟，同时陪嫁的三个女子，袁世凯撤离朝鲜时，逃脱掉一个，剩下吴氏和李氏二人，谁知，袁世凯在选择姨太太上并不讲究，什么门第、身份、美丑他一概不管，只图高兴，便加占有。金氏乃是朝鲜国王李熙的王妃之妹，出身名门，身份高贵，嫁给袁世凯时年仅十六岁。此女生得婉约美丽，知书达理，通晓音律，也算得是个才女。谁知嫁了这样一个武夫，温存之后，便觊觎新欢，没有几天，就先后把陪嫁过来的两个丫鬟也相继占有，索性一律收房，都成了他的小妾。袁世凯在这上边倒也公平，不分主仆，一概以年龄分派。那吴氏长于金氏，便做了二姨太太，李氏少于金氏，便作了四姨太太，而真正的主子金氏小姐，反倒做了三姨太太。四姨太太李氏在袁世凯直隶任上时，产后病歿，不然，此刻来凑热闹喧哗的，将是四人而非三人也。

故人相见，闲话当年，有关朝鲜时候的话题几个女人谈得正兴高采烈，袁得亮推门进来了，他恭恭敬敬地跟袁世凯一欠身子，说：“四叔，彰德府唱河南坠子的粉头赛梨花已经到了，厨上问酒饭已经备齐，是不是可以上桌了？”

袁世凯说：“叫他们上桌！把王大人、徐大人他们都请过来，我今日要与季直哥哥一醉方休！”

那袁得亮领命，俯首退下，自去安排去了。

女眷们也起身告辞，退回后宅。

张謇一把拉住袁世凯，不解地问：“慰亭不是说，这个袁得亮，乃是摄政王派来监视你的坐探吗？他如何又叫你四叔呢？吃饭招待的事情又这般热心，跑前跑后，仿佛自家人一般，这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哈哈大笑，说：“他们这些当奴才的，最是没有骨头没有脑子的东西，要么贪财，要么好色，他在主子面前当走狗，图的就是这个。我既给他财，又给他色，比摄政王给的多得多，他如何不跟我认本家，甘心情愿地当我的狗？不瞒哥哥说，他每月给摄政王的密报，都是我叫手下人替他写的呢！”

张謇听见这话，心下暗自惊诧道：“摄政王呀摄政王，你这样的笨蛋王爷，耍心眼玩手段，一百个也抵不上袁世凯半个。你知道吗？正是你派来监视袁世凯的坐探，如今跟袁贼伙穿一条裤子，正要着你玩呢！”

午饭以后，张謇在客房里睡了一大觉，傍晚时候，日头的毒焰收敛了些，空气中有了一丝凉意，袁世凯过来约他去洹水边散步。

张謇是江苏南通人，他的家乡置于长江水系的最东边，濒临大海，那里水网纵横，稻花飘香，景色宜人。对于北国，他以前很长时间，印象里就是一个“干”字，沙漠瀚海，缺水少雨，干燥多风；而对于北国诸省里的河南，那个“干”字之外，又要加上一个“穷”字，赤地千里，旱灾虫灾，饿殍遍野，啼饥号寒，印象很是不好。这次来彰德，亲身置于其间，眼前所见，并非以往的印象，而是觉得虽不及他的家乡秀美，却也是水塘如镜，洹水流长，平原丘陵，山脉峡谷，很是入眼。此刻，当他与袁世凯并肩走在乡间田埂之上，滔滔奔流的洹水之滨，一种“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的诗情诗绪，荡漾胸臆，很感快活。

“慰亭，今年四月间，革命党在广州发动了一次黄花岗起义，你知道吗？”张謇问。

“如何不知？两广总督张鸣岐要不是逃得快，必死无疑。”袁世凯说。

“这些年，孙文的革命党闹得愈来愈厉害了呢！这次参加起义的民军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新军和巡防营的官兵，他们像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般，从内里往外头杀，最是厉害。”张謇说。

袁世凯正走间，听见这话，突然止住步，煞有介事地瞅住张謇，半晌，才意味深长地说：“哥哥这话，乃说到当今朝廷的命脉上了！俗话说，不怕外敌强大，就怕窝里反叛。如今朝廷的新军，跟朝廷一心的有几个？而离心离德之人，比比皆是，这才是国家的隐患呢。摄政王无能，看不到这一层也就罢了，更让人可气的是，自家给自家捣起乱来，这个太平日子就算是彻底没有指望了！”

张謇听出他话里有话，忙问：“慰亭听说什么了吗？怎么说摄政王自家给自家捣乱？”

袁世凯说：“哥哥没有听说朝廷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吗？已经派员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接触，准备签订借款筑路合同，出卖粤汉、川汉铁路所有权。”

张謇怀疑地说：“不会吧，粤汉、川汉铁路，乃是商办，它属于民营，是地方士绅集股而筑的，也是经政府同意批准了的，如何可以卖给外国人？”

“为什么不可以卖给外国人？”袁世凯说，“收归国有了，就是国家的了，朝廷想卖给谁就卖给谁，合理合法，名正言顺——这便是摄政王载沣的执政逻辑。”

“这不是要天下大乱吗？”

“所以我说，一个朝廷，自家要是给自家捣起乱来，就没救了！”

“唉，怎么可以这样？”

张謇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

袁世凯也跟着他哭丧着脸，做出失望的样子。

这天晚上，袁世凯留张謇在他的房里说话，说到两个人都无话可说的时候，才抵足而眠。

望着那扇亮灯的窗户，袁克定不解地问梁士诒说：“燕孙世叔，俺家老爷子跟这个姓张的买卖人，咋有那么多话说啊？”

梁士诒说：“贤侄，你休小觑了这个张謇，当今立宪党人里头，康、梁之外，就是此人了。而康有为、梁启超如今遁逃海外，国内他便是立宪第一人，笼络住他，便是笼络住孙文革命党之外的另一大派势力。不然，袁大人何苦劳这个神呢！”

袁克定咋舌说：“呀，这里头还有这个埋伏着，是小侄肤浅了呢！”

第二天清晨，袁世凯陪张謇吃早饭，他们在小餐厅刚刚落座，就见三个小丫鬟每人手托的托盘里，分别端着两大海碗小米绿豆稀饭，一大箩筐鸡蛋，一大箩筐包子。张謇看时，估摸了一下，那里边鸡蛋少说也有三十几个，包子有十几个，满满当当填满了整个箩筐。

袁世凯说：“季直哥哥，开吃！”

“等等吧。”张謇说。

“还等什么？就我们两个，快趁热吃吧。”袁世凯说。

张謇不解地说：“既然只有我们两个，为何弄来这么多？”

“多吗？不多，不多！”袁世凯一边说着，一边张开大嘴巴，先自把一个鸡蛋剥吧剥吧塞进嘴里去了。